

麦穗的军营梦

■特约撰稿人 宋自强

麦穗是被布谷鸟婉转悠扬的歌声吵醒的。

当时他正在做梦。梦里，他成了威武的侦察英雄杨子荣，正骑着一匹看不见的白马准备上山打虎，只是梦里没有山也没有树林，更没有雪原，他骑马飞奔在田间的小路上，一会儿是满眼金黄的油菜花，一会儿是一眼望不到边的、泛黄的麦穗，老虎是没有的，倒是有不少蜜蜂和蝴蝶。兴奋和迷茫之间，一阵布谷鸟“布谷布谷”的叫声传来，就把他吵醒了。

他睁开惺忪的眼睛，已有几束阳光从窗口射到靠床的墙壁上。麦穗依然沉浸在美妙的梦境里，不想起来。

“起来吃饭！”麦穗正要重温旧梦，娘推门进来了，“放假头一天就睡懒觉！你振民叔让你去南地看豌豆呢，吃过饭就赶紧去吧。”

振民叔是生产队长，每年麦口儿，学校一放假，他就派队里那些十来岁的半大孩子去看队里的麦子啊豌豆啊啥的，防止淘气的小孩子或无意中跑出来的家畜祸害庄稼。

听了娘的话，麦穗自然高兴——他又可以帮家里多挣几个工分了，关键是还能够和熊孩子们“捉猫猫”，外加守护队里的庄稼。

诗风词韵

五月（外一首）

■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

紫藤萝盛开的花谷中
寂寞三叶草泛着浅浅微笑
石榴花开得火红而热烈
原野上，红绿相间惹人沉醉
天很蓝，朵朵白云自由飘荡
思念像一泓清泉漫过心田
记忆中无法忘却的瞳孔，湛蓝、美丽
这个时节，无数朵玫瑰竞相绽放
我只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恬淡
此刻，在一大片数不清的绚烂里
终于，寻觅到五月的踪迹

当我写到五月

■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

刚写到五月，马齿苋就比我写得还快
它一潦草起来，就四面流淌
一不留神，就钻进我展开的纸张
我把它拿在太阳底下晾晒
不仅没晒干，还越晒越有活力

当我写到一朵鲜花，它比我写得还浪漫
它手捧一簇朵儿馨送给母亲
里面晶莹的露珠，在闪烁
一滴雨刚好落下

儿女情长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老家大门口西侧的水道旁长了一棵野生的无花果树。它从麦秸垛下面拱出来，纤细的身姿像是一根青麦，只差一缕五月的热风一吹，就能结出穗子来。起初母亲只是长了一株杂草，既然长在不碍事的地方，索性就让它长去。不想，冬去春来，它竟长到了及膝深，枝枝蔓蔓散开，俨然已是一株小树的模样。又过了些时日，“叶有五丫如蓖麻”——母亲才断定那是一株无花果树了。

说来也巧，因无花果有“健胃清肠，消肿解毒”之效，母亲早想种一棵无花果树了。门口的这棵野生无花果树，简直就

岁月凝香

■雨 茜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桃花，几百株皆花满枝头。

远远望去，如一片粉白的云，氤氲出一片如梦似幻的桃源仙境。叫人看了不禁目眩神迷，心霎时软了下来，呼吸却突然急促。

按捺着怦怦跳动的心走向前去，心里有久违的静，一种远离尘嚣的静；也有乍起的动，心神荡漾，如这娇艳美景，入目入心，让人感动。

抬眼，无数粉白娇俏的桃花一起在枝上笑，她们媚眼翻飞，冲着看客，冲着春风，冲着煦日，也冲着这大好时光。笑得那般坦白，那般明朗，如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，不言不语，却只拿澄澈的眸子瞧着

麦穗一骨碌起了床，问娘说：“就我一人吗？”

“还有你玉兰嫂呢。她刚从部队上你建军哥那儿回来，怀了孩子，队里照顾她，让她和你搭班儿——你得多跑腿，更要照顾好她。”

“知道，娘。我就去找她，我想听她说点建军哥在军营的事。”

“你先去吧！昨晚她说她今儿有点事儿，下午晚些时候去。”

麦穗草草地吃了几口饭，带了些中午吃的干粮，便挎上草篮子，又拿了那本早已没有了书皮还缺了开头好几页的《红旗谱》，兴冲冲地到南地去看豌豆了。

“南地”指我们村南边的那块儿农田，离我们村最远，有三四里路程，所以也被我们称作“边疆地”，再往南一里地左右，有几处不大的村落。“南地”，也差不多是麦穗去过的、离家最远的地方了。

麦穗首先巡视了一周他的“辖区”——麦子和豌豆混植的十多亩农田：麦子泛黄，豌豆秧缠附在麦秆上，汪汪地绿着，豌豆角有不少已鼓得饱满，可以煮着吃了。他转了几圈，薅了一会儿杂草，看了一会儿《红旗谱》，也不见有什么熊孩子来捣乱，就觉得有些无聊，他甚至在田头儿的一棵柳树下面小睡了一会儿，仍然不见玉兰嫂的影子。

村庄

让我抱着一轮圆月归乡
投入魂牵梦绕的村庄怀抱
错过多少故乡的花开花落
再遥远的距离，都无法隔断回家的念想
青灰瓦房已经模糊
袅袅的炊烟是无声的呼唤
心灵深处某个角落，弥漫着粮食的芬芳
走了很远很远
思乡，是永远解不开的心结
我思念的目光，仍会一遍又一遍落在
那熟悉的老院

那是我思念母亲的泪滴
当我写到炊烟，油菜秆的火苗越蹿越旺
母亲一边做饭，一边严厉地说
把这香喷喷的油馍留给你们的“叔父”吧
我眼里含着泪，嘴里咽着口水
撅着小嘴抱怨着说：怎么没有我们的份呢

当我写到小满，麦穗沉甸甸地弯下了腰
父亲的镰刀磨得锃亮
母亲又要在麦田里挥汗如雨
我不由自主地喊了声：娘啊，快擦把汗
这一喊，写满了我的思念

母亲的无花果树

是天赏地赐的。母亲感恩欣喜之余，自然对其呵护备至。先是把麦秸垛挪走，让它有更广阔的空间生长，接着把水道的位置东移，以便其根系更好伸展。为了促进生长，母亲还适时为其施些粪肥，真是“母勤树不懒”，仅一年光景，无花果树便一人高了，又过一年已亭亭如盖，今已满树蓬勃，果实累累。

母亲拿出了照顾孩子的耐心和细致去照顾无花果树。它在第三年便坐果，虽然偌大的一棵树上仅结了三枚果子，一大二小，大的如小儿拳头，小的如一枚大枣，藏匿于弥弥青叶间不愿露头，大姑娘似的羞赧，却又一副终负人愿的惭愧情态。母

人间草木也从容

你，让你看了不由得心神俱清，顿萌笑意。

为什么不笑呢？熬过了严冬，从凛冽的寒风中一路挣扎而来，安静地等待，逐日地酝酿。始而初结花蕾，继而含苞待放，最终在乍暖还寒时灿然绽放。一路的艰辛，漫长的等待，就是为了最后的欢笑啊！当终于能尽展欢颜，那就在春风中仰首向天，尽情笑个痛快吧！为这易逝的流光，为这风的轻柔，也为陌上痴心的看客。

花开有时，桃花一年只此一季花开。

时不我待，倘若蹉跎岁月，不经意间就会错过花开。错过就错过了，但春华秋实，有花或许无实，无花必定无实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、一春一夏，那么流光溢彩的季节很快就倏然而过，转瞬就到了木叶

记忆中的建军哥好威风呀！麦穗想着。玉兰嫂婚后就跟着建军哥到部队去了，麦穗没有见过她，只听娘说过，她是全村最漂亮的一个新媳妇儿。

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玉兰嫂终于来了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可是面对站在自己面前的玉兰嫂，麦穗还是吃了一惊。她太美了：弯弯的眉毛像月牙，大大的眼睛会说话；齐耳短发，乌黑发亮，长短适中，显得干练而温婉；虽说怀了孩子，倒还不太看得出来，一件碎花的确良短袖衫，一条深灰色涤纶长裤儿，使她显得是那样的苗条而洒脱。铁梅？常宝？柯湘？还是江水英？都像，又都不像，反正就是好看！他打心眼儿里羡慕建军哥呢。

才十二三岁的麦穗，红着脸说：“玉兰嫂，你……你真好！”

玉兰嫂好看的脸蛋儿上飞起两朵动人的红云：“小孩子家家的，嘴还怪甜呢。”

麦穗和玉兰嫂浴着晚霞，两个人一块儿巡视长满豌豆的麦田，一块儿拔去田里的燕麦和杂草，不知不觉夜幕就扯了下来。空中，半轮明月含情脉脉地俯视着田野，田野就朦胧起来，远处的村庄也更见朦胧。

大田里劳作的人们早已收工，他们还得再等一会儿，等淘气的孩子们都睡



麦子黄了

苗青 摄

觉了、安生了，他们才能回家。远处，谁家爹娘吆喝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悠悠传来，顺着习习夜风，还飘来一阵断断续续、隐隐约约的竹笛声。

在这片宁静的夜色中，玉兰嫂给麦穗讲少剑波、白茹，也讲贾宝玉、林黛玉，但麦穗最感兴趣的还是听她说建军哥在部队上的事儿，带兵训练、实弹演习，听着真带劲儿。从玉兰嫂的嘴里，麦穗知道了建军哥不仅是开坦克的，还是个指导员。

“嫂子，你说，现在都不打仗了，为啥建军哥他们还要天天练兵啊？”麦穗不知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要验证什么，就问玉兰嫂。

“你看你……想当兵吗？”

“想呢！”

“那就好好读书，将来也当指导员，到时我再帮你介绍个漂亮媳妇儿！”

“看吧，嫂子！我就想像建军哥那样，当兵，穿上绿军装，保家卫国，让娘不再受人欺负，过上好日子……”麦穗的梦想，像这时节成熟的麦穗和豌豆一样，真实而饱满。

今晚夜色真美。麦穗云里雾里又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自己又成了杨子荣，只是骑的不是那匹看不见的白马，而是开着一辆隆隆的坦克，奔驰在田间的乡路上……

流金岁月

难忘捶布声

■特约撰稿人 宋守业

说起捶布，好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劳动，但对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，那是再熟悉不过的了。

捶布，就是把浸泡过水或表面起皱褶的衣服、被单放在槌板石（有时候是一块硬硬的木质捶布板）上，而后用一头粗、一头较细、约有一尺来长的木棒槌打。捶布的作用有时是为了击出衣物里的脏水，有时是为了整平衣服上的皱褶，有时是为了把那些从织布机上卸下来并经过浆洗的粗布捶软，好用于做衣服和被褥。

曾记得小时候的池塘边，随着春日阳光的日益明媚，婶婶大娘、姑娘媳妇们的洗衣身影，便会出现，开始是一个人，接着是两个人、三个人……有时会排成长长的一溜儿，她们把从家里带来的脏衣物放入水里浸泡，并使劲地在水里荡上几荡后提出来，打上肥皂后折叠成一团，放在槌板石上揉搓一阵，再举起手中的木棒槌“梆、梆、梆”地敲打，手还不停地翻动着槌板石上的衣物。

敲打一阵后，把衣物放到水中涮一涮，接着再敲打。此时，如歌如谣的“梆、梆、梆”声此起彼伏，与洗衣人的谈笑声和水面上鸭、鹅的叫声汇在一起，简直就是一首美妙的池塘欢乐曲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和她们总是一边泡着或捶着衣物，一边扯着村庄里发生的高兴事、鲜奇事。声速时缓时急，说得认真时，竟会忘记水里还泡着衣服呢。一旦发现某人的衣物被水冲远，一定会有人大声嚷叫起来，其他的人也会跟着着急，随后就是一阵手忙脚乱的捞衣场面。在整个洗衣的过程中，只要稍微注意观察，就会发现，敲击单薄的衣服时，声音脆响，捶打厚实的被单时，响声浑厚。一些爱干净的大姑娘、小媳妇来洗衣服时，一般带的衣服都少，她们敲打出来的棒槌声也不那么响亮；而那些中年妇女则比较随便，要么是

个急性子，要么是家里人多事多，洗着衣物被单还惦记着家里的其他事，所以，她们到了池塘边把衣服往水边一倒，不等浸泡和揉搓好，就会抡起棒槌敲打起来。

那时候，洗衣、捶布的事情，好像都是妇女们应该做的。而我娘一生只生养了我们弟兄三个，没有女孩，这就成了她心中永远的遗憾。每当端起洗衣盆、拿好棒槌准备洗衣服的时候，她总是喃喃地说：“要是有一个女孩子该多好，那样就可以帮我洗衣捶布了。”再加上男孩子调皮，爱在泥土里摸爬滚打，这就更增加了娘的洗衣次数，她击打出的捶布声要别别的女人多得多。“人靠衣裳，马靠鞍。”为了让一家人穿得体面些，娘除了不停地纺花、织布外，还对一家老小穿的衣服打理得很认真、很仔细，凡是洗过的衣服，只要有一点皱褶，她都会想方设法弄平整。

我也曾想努力培养自己做家务的能力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发现一条洗过并已晒干的被单子出现了皱褶，母亲就拿来水瓢，含一口水往被单上喷水雾，水雾均匀地落在上面后，被单子渐渐瘫软开来，接着母亲就顺势抚平了上面的皱褶。看到母亲潇洒自如的样子，我很羡慕，也想学学。没想到，当我学着含了一大口水喷出去时，喷出的不是水雾，而是直接把水吐了出来，被单子湿了一大片，自己也被呛得直流眼泪。母亲看着我的狼模样，不由得大笑了起来。笑过之后，急忙唤着我的乳名并安慰说：“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想帮娘干活，娘心里很舒坦。娘这辈子是没有闺女，可有你们三个懂事的男孩子，也很知足！”这就是娘，为了孩子为了家，不管多么辛苦劳累，总是心甘情愿地付出……

每次回老家时，老家的一草一木、一物一景都会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，更会让我想起那深远而悠长的“梆、梆、梆”的捶布声……

读书笔记

河洛之地的灵魂版图

——读李佩甫小说《河洛图》

■若 木

《易·系辞上》说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相传，上古时，黄河中浮出龙马，背负“河图”，献给伏羲，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。洛河中浮出神龟，背驮“洛书”，献给大禹，大禹依此治水成功，遂划天下为九州，又依此定九章大法，治理社会，

图洛书相为经纬，乃中原文明的起源、发展与传承。康氏家族的财富神话发轫于嫁到康家的周亭兰，中坚力量却是周亭兰的儿子康悔文。康悔文的成长充满苦难，幼时是家族长辈遣愤的工具，几个奶奶把对他母亲的嫉恨都发泄到他身上，常用缝衣针扎他。被母亲接走后，又被土匪绑架票扔进黑乎乎的窑洞。这些经历，让他成了懦弱胆小的孩子。为了改变他，母亲千方百计让他拜仓爷为算数老师，拜武艺高强的马从龙为武术老师，最重要的是让太爷仓康秀才成了他的文化课老师。康秀才可以说是河洛文化的化身，《河洛图》可以说是向河洛文化致敬的一部大书。康秀才给康悔文上的第一课是，教他“仁义礼智信”。不是在学堂里教他学写，而是让他自己到社会现实中去领悟。这五个字，是河洛文化的中心，也是一个人的立人之本，更是经商者成功的法

宝。后来，面对运与命的倾轧、时与势的胁迫，康悔文总能顺势而动、起死回生，正是因为坚守了这五个字，才最终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。康悔文的成长经历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代豫商是怎样炼成的。

康氏家族的另一个生存密码是：留余。留余是康家的古训，做人要留有余地，做事更要留有余地，看似朴素的一句话，却蕴含着“以不尽之巧以还造化”的高尚理念。造化就是大地、天空、阳光、流水，是大自然，对大自然留余，不竭泽而渔，给大自然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，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根本。留余，事关国运，事关家运。康家人在大大非面前忠于国家，在巨额财富面前心系百姓，在恩怨情仇面前宽容待人，也正是践行了“留余”二字。正因为康家惠济天下，天下财富才惠及康家。康家的经营理念以及治家方略，对世人有永久的教导意义。每个商人乃至每个人，都应具有于国尽忠、于民尽仁、达则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。

康家的创业史自然也充满血泪，从开饭店起步，到办漕运发家，再到置办土地、修理河道，康家的每一步都非常艰辛。康悔文屡次陷入险境，仓爷为争夺商机豁出自尽，马从龙为康家宿敌后隐姓埋名，康家的劫难一桩接着一桩。李佩甫说：“历朝历代，中原都遭遇过各种劫难。经历过漫长的时间以后，世世代代的老百姓就养成了一种骨头被打断，但又能粘起来的生命状态。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百折不挠、生生不息。”百折不挠、生生不息，这正是康家的生存密码，也是《河洛图》传递给我们的最根本的生活信念。



阅读助我成长 悦读改变人生

yue du zhu wo cheng zhang yue du gai bian ren sheng